

天染之色——臺灣藍靛業的興衰

文·圖片提供／蔡承豪（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）



▲山藍的大葉及淡紫色花朵。

近年來臺灣颳起一陣「藍色旋風」，用天然藍色染料——藍靛（indigo），讓民眾體驗傳統染布工序的藍染活動，在各地方興未艾。如陽明山大屯遊客服務中心內設有藍染館，常設介紹陽明山植藍製藍的風華，並常年舉辦藍染體驗營；三峽地區也連續舉辦十年的「三峽藍染節」，每年都吸引人潮前去玩藍染、看服裝秀；豐原、美濃、暖暖、玉里、南投中寮等地，也爭相舉辦藍染體驗活動及展示，顯見天然植物其色彩的魅力。

藍染作物現風華

在化學染料問世前，大多數的染料係萃取自染料植物（

Dye Plants），其中，以藍靛最被廣泛使用；而可大規模用於製作藍靛的品種，包括豆科的木藍、十字花科（油菜科）的菘藍、蓼科的蓼藍、爵床科的山藍等四種，其中，以木藍及山藍品質較佳。

臺灣的藍靛生產可追溯至17世紀荷蘭時代，當時荷蘭紡織業甚為發達，非常需要大量藍靛，荷蘭東印度公司積極開發臺灣之際，也自1640年開始從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引進木藍，並且投入大量的資金種植和興建加工設備。期間，曾將部分「Made in Formosa」的藍靛送回歐洲市場，獲得還算不錯的評價。然因投資成本過高，加上對於臺灣的颱風氣候無法掌握，最終因而放棄，但木藍的身影已扎根在南部平原上。

由於藍染作物的主要色素來源來自葉片，分布在平原地帶的木藍因葉片如羽狀，形狀甚小，一般慣稱為「小菁」；山藍則因



▲在樹蔭下，工人正站在比人還高的菁桶旁製作藍靛。

為有大葉片，被稱為「大菁」，是臺灣丘陵及淺山地帶的主力經濟作物。這一小一大兩種藍菁，曾風靡臺灣兩百餘年。從晚清時期，全島約250萬人口幾乎人人一襲藍染布衣，無論是少女穿著的淡藍色衣衫，還是苦力穿的藍青色短衫，各有風情，可推知當時製藍產業曾有的風光，以及其如何被廣泛普及運用於日常生活中。

平原木藍、丘陵山藍

雖然荷蘭人最後放棄在臺灣的藍靛生產，但到明鄭時期，漢人仍有持續經營，清初更由於當時最大的紡織品消費市場——中國的需求，以及農人多元利用新墾地的考量，耐旱、低照料性且富有經濟價值的木藍經營，遂迅速在平原地帶復甦。

1685年（康熙24），由蔣毓英所編寫的《臺灣府志》提到：「菁子：種之以作菁靛……產于臺者尤佳。」說明了臺灣木藍種子品質甚佳。18世紀初期的《鳳山縣志》更提到臺灣藍靛「其色比內地尤



▲暖暖山區的藍色魔法池——菁畝。



▲三峽老街上的染坊招牌與牆飾。

佳；商多販往內地各處發賣」。而《諸羅縣志》也稱「槐藍色嬌豔，珍於吳越」，在在顯示臺灣藍靛的色澤比中國所產者更佳，因而商販競相購買。木藍北從金包里，南到東港都有種植，遍及西部平原。而在一些木藍園旁，則可見一個又一個比人高的大菁桶，用以浸泡木藍、製作藍靛。

到了19世紀初，另一股藍色熱潮在丘陵區點起，那便是山藍的種植。山藍適合潮溼、少陽光的地方，又可在一年內開始收成、提煉藍靛，正可以作為山區砍伐樟腦、藤木後所餘出的空地來利用。其主要產地以北部地區為主，例如陽明山地區在18世紀中葉便已開始種植，而艋舺郊商並大力在臺北周遭山區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的投資，除了帶動開發及生產量的激增，並擴展了艋舺郊商的經濟實力，可謂策略甚為正確的投資。

當時，在山藍的產地旁築有大大小小的菁畝，即提煉山藍的池子，現今在陽明山、平溪、石碇、暖暖、三峽等地山區仍可見

菁畝的遺跡，見證過往製藍的興盛。提煉好的藍靛，就沿著各個古道肩挑並搭配河運送到艋舺、淡水等重要港市，興盛時，淡水河畔經常排滿著菁桶，出口量並可達到2,100萬斤，高居各項商品之冠。鼎盛之際，臺灣藍草種植約有三千甲的面積。

皂布甲於天下

1870年代，茶葉興起，茶與山藍間開始出現競爭。但由於茶葉需要三年後才可收成，所以農人往往先種個一兩年的山藍先行獲利後，便拔掉山藍；而在南部地方，木藍則受到糖業的排擠。

不過19世紀時，臺灣在地的染布業興起，部分藍靛便留在島內就近使用，搭配其他品質亦佳的植物染料，因而時人稱「澱菁盛產而佳，薯榔肥大如芋魁，故皂布甲於天下。」如鹿港八大郊商中，便有一個是「染郊」，鼎盛時有三、四十個商行加入。加上晚清時，中國局勢動盪，不少染師在商人的邀請下前來臺灣再展抱負，使染布技術更為提升。連橫在《臺灣通史》中便稱：「青黑之布，各地自染，澣之不褪，外省之人甚珍重，以為



▲各種紋式的手工藍染方巾。

土宜。」還有不少外國商人運來原色布匹，透過染匠的巧手施色後，除賣給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外，甚至還轉銷到中國。原本是布匹輸入區的臺灣，透過技術加工，反而轉為紡織品出口地，連帶造就經濟形態的轉型，也使得原屬外銷的藍靛大量轉入臺灣染坊中。

在這種情勢下，雖然受到北茶南糖的挑戰，藍靛與靛農依然積極想出變通方式。山區的山藍逐步往內山擴張，繼續擔任入山開墾的第一線經濟作物；在平原，則引入新的木藍品種——番菁，其含藍量高，收成更多。後來即便統治者更替，日本政府仍甚重視臺灣的藍靛資源，一度規劃要輸出至日本。直到20世紀初因為化學染料的興起，其價格低廉又方便使用的優勢，終使天然藍靛業快速退場，這項曾遍及全臺的特產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中。

不過現今翻開地圖，陽明山上的菁山路、菁山里、臺中清水的菁埔里、嘉義梅山的菁寮頂、竹崎的菁埔崎、臺南後壁的菁寮、屏東高樹的菁埔尾等地名，都是見證這段藍染風采的歷史足跡。下次再有藍染體驗活動時，不妨捲起衣袖，一起染出青出於藍的驚喜。



▲臺灣擁有豐富的植物染資源。